阿育王傳卷第五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侖

商那和修因緣

尊者阿難將入涅槃商那和修向摩突羅國於其道中到一寺邊名為毗多會值日沒即宿彼寺時此寺中有二摩訶羅比丘共論議言我昔聞商那和修作是言若有比丘小戒不犯是名勝戒聞事都盡更無異聞名為多聞商那和修聞此言已語摩訶羅言商那和修不作是語其所說者作如是言見清淨者名淨持戒淨持戒者名第一戒如聞而行名為多聞不如汝言摩訶羅言汝是商那和修耶答言我是摩訶羅問言汝以何緣名商那和修汝為受持商那衣故名商那和修為以過去善業緣故名商那和修尊者答言以二因緣名商那和修一以受持商那衣故二以過去善因緣故名商那和修又問言過去因緣其事云何尊者答言過去之時波羅㮈城有一商主與五百商人共入於海道中見有一辟支佛身有病患時此

商主共諸商人即便停住隨醫所教
飲食湯藥而治辟支佛辟支佛以漸
得差時辟支佛著商那衣商主即便
諸辟支佛欲與氎衣語辟支佛言令
可捨是商那之衣著此氎衣辟支佛
荅言我以此衣出家亦以此衣得道
今當以此商那之衣而入涅槃商主
語言唯願尊者莫般涅槃共我入海
入海還来我當終身供給尊者飲食
卧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我今不能
入於大海子好發歡喜當大得功德
於商主前即飛虛空作種種變而入
般涅槃尒時商主即我身是我以供
養彼舍利說即發心願使我未来遭
值聖師復過於是百千万億如今聖
師所得功德我悉得之使我將来所
生之處威儀法則及以衣服如辟支
佛以是願故生便常著商那衣服乃
至出家亦常著之壇上盡形受持是
衣即便問言云何受持是衣荅言我
受具戒時求盡形受持是衣以是義
故名之為受摩訶羅言汝名真好尊
者商那和修漸漸到摩突羅國於優

李白

留曼荼山加趺坐時此山有二龍子
兄弟相將與五百眷屬俱尊者商那
和修作是念言若不惱觸此龍龍終
不起即作神變動優留曼荼山龍瞋
即放大惡風雨趣尊者所尒時尊者
入慈心三昧慈心三昧法蟲毒水火
不能傷害亦如尊者摩田提降龍之
法龍子生於未曾有想即發信心白
尊者言欲何約勅尊者荅言聽我於
此作衆僧住處龍言不聽尊者商那
和修言佛記涅槃後優留曼荼山當
有阿練若住處名那羅拔利吒坐禪
第一龍子言是佛所記耶荅言實是
龍言若是佛所記者隨意聽作尊者
入定觀察檀越為出未也知已出世
便於晨朝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次
第乞食至長者那羅拔利門中語長
者言汝與我錢我今欲於優留曼荼
山作阿練若住處長者言我何故與
汝錢耶荅言佛本記言我涅槃後摩
突羅國中有一長者兄弟二人一名
那羅二名拔利於優留曼荼山作阿
練若住處住處即名為那羅拔利長

李白

者言佛所記耶荅言是佛所記於是
長者即出其錢於彼山中作僧住處
遂名為那羅拔利精舍商那和修入
定觀察毱提長者為出生未也觀其
已生復觀毱提彼子生未猶未生子
以漸教化毱提使向佛法尊者商那
和修化彼之時將多比丘往入其家
以漸將少乃至獨己一身往至其家
長者言尊者無有一比丘將至我家
耶荅言我等無有奉侍供給之人若
信樂出家者隨逐我後毱提言我身
樂世俗未能出家逐尊者後若生子
者當使出家共相供給尊者言汝好
憶是語慎莫忘之毱提後便生一子
字阿失波毱多以漸長大尊者言汝
先言要有子與我今已有子可以與
我聽使出家荅言我唯有一子不得
相與若更有子當與尊者言尒後生
一子字檀泹毱多以漸長大尊者言
汝先有言要若更有子許當與我今
已有子應當與我聽使出家毱提荅
言我一子當守護錢財一子在外聚
斂錢財更有第三子當與阿闍梨尊

者言尒如是不久生第三子端正殊
特出過於人貌如諸天即立名字為
優波毱多以漸長大安著賣香肆上
条理市買大得宜利尊者觀毱提為
生子未見已生子便往到毱提所語
汝先言要若有第三子許當與我今
已有子應當與我聽其出家毱提言
若不斷我利便與尊者度令出家當
尒之時魔王遍告摩突羅國可詣毱
多市買因魔告故遂多人市極大得利
尊者和修往優波毱多所優波毱多
於市賣香尊者見已而語之言子汝
於市買中為淨心為不淨心優波毱
多荅言我不知云何名為淨心云何
名為不淨心耶尊者和修言汝與貪
欲瞋恚心相應名為不淨心不與相
應名為淨心子若能知心所緣處者
若心緣不善者以黑石左邊著若心
緣善者以白石右邊著教毱多念佛
及不淨觀初日二分黑石一分白石
第二日半黑半白以漸乃至純白無
黑純善心無惡心如法斷事無非法
斷事摩突羅城有婬女名婆須達多

阿育王傳卷第五　第五張　翁

李白

其婢於優波毱多邊買香婬女瞋言
汝為偷来何邊多得是好香耶荅言
大家我實不偷有毱提子名優波毱
多性甚平等如法市買婬女即於優
波毱多生欲著心遣婢往語優波毱
多言我大家無所須遂欲得相見毱
多荅言非是相見時婆須達多婬女
先来常法得五百金錢與人一宿婬
女更遣婢語毱多言我不用一錢可
暫一来與我相見時有大長者子先
共婬女夜宿北方有賈客主大費珎
寶至摩𮘝羅國賈客主問人言此城
中誰是最第一婬女有人荅言有婆
須達多婬女為最第一得五百金錢
與人一宿賈客主聞是語已即持五
百金錢著好衣服纓珞往至婬女所
時彼婬女貪此賈客五百金錢故煞
大長者子埋著屋裏長者子眷屬推
覓至婬女家發掘得之乃至啓王言
婬女婆須達多煞長者子王言捉婬
女婆須達多剸其耳鼻截其手足
推著塚間優波毱多聞是事已而作
是言彼女本以色聲欲樂因緣哭我

今劓耳鼻截其手足若欲往者今正
是時其本莊嚴衣服示現貪欲不宜
往彼今為貪欲解脫者應往彼居優
波毱多將一侍者往到塚間婢以舊
恩義故為其驅烏婢語大家言優波
毱多來婬女語婢汲我耳鼻手足相
近皆使相着以㲲覆上優波毱多在
前而立婆須達多語優波毱多言我
平安時遣人喚汝汝言非是時今日
我受困厄身被剪削何以看我尊者
毱多答言姊妹我不以欲事來至汝
邊我欲知欲實相故來為貪欲所盲
者不見汝實相汝本以色欺誑世間
今深住本實相薄皮覆其上血澆肉
塗千筋以纏縛千脉通肥膩觀外如
似好觀內穢惡充滿外假香薰遮內
穢惡臭氣充滿汙染垢臭惡水洗以
遮之言若能聽佛語欲能生怖憂愁
苦惱百千種患皆從貪欲生欲為智
者呵若能捨欲穢即時得解脫遊於
八正路獲得於涅槃婬女婆須達多
聞是語已猒惡三有於佛法中生信
敬心語優波毱多言如汝所說智者

阿育王傳卷第五　第七張　含

所可稱法相實亦然唯願悲愍為我
說之優波毱多即為說四諦法輪苦
諦如融鐵集諦如毒樹滅諦斷癡愛
八聖道為出要又復苦者如毒如癰
如瘡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
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苦苦
行苦壞苦總而言之三界受生皆亦
是苦優波毱多觀察婬女身體實相
離欲見諦得阿那含婆須達多聞法
見諦得見諦已讚毱多言善哉善哉
汝今為我以閉三惡道開善趣門向
涅槃徑我今歸依佛法僧優波毱多
為說法已即便還歸還歸不久婆須
達多命終即生忉利天時有天神語
摩突羅人優波毱多為婆須達多說
法得須陁洹命終得生忉利天國人聞
已取婆須達多身種種供養時商那
和修至毱提所而語之言與我優波
毱多度使出家答言使我得利不絕
當令出家尊者商那和修以神通力
使毱提得利不絕毱提日日稱量得利
不絕故不欲放商那和修言佛記優
波毱多我涅槃百年之後當施作佛

李白

事汝當放使出家毱提即便聽使出
家尊者商那和修將優波毱多向那
羅拔利阿練若處與受具足白四羯
磨訖得阿羅漢商那和修語優波毱
多言佛記汝我百年後當有比丘名
優波毱多雖無相好而作佛事我輩
閻中教授坐禪最為第一今正是時
汝好作佛事優波毱多言雖然受教
優波毱多欲於摩突羅國欲大說法
國人聞優波毱多說法百千万人皆
来雲集優波毱多觀如来說法時諸
人坐法云何皆如半月坐今日亦使
四衆如半月坐觀佛云何說法佛先
說於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
出世為要如諸佛常法說四聖諦優
波毱多亦如諸佛次第說法欲說四
諦魔即雨真珠珎寶壞乱衆心使無
一得道尊者優波毱多觀誰所作知
魔所作後日無央數人聞優波毱多
說法雨真珠珎寶皆欲来取以是因
緣衆人多來第二說法復雨金寶乃
至無一人得道尊者入定觀察為誰
所作知魔所為第三日國土人盡來

阿育王傳卷第五　第九張　倉

李白

雲集闍尊者說法初雨真珠第二雨
金寶第三日魔王化作天女作天伎
樂惑乱人心未得道者心皆惑著於
天樂乃至無有一人得道如是魔天
歡喜而作是言我能破壞優波毱多
說法尊者優波毱多在樹下坐入定
觀察是誰所作魔便以曼陀羅花作
花鬘著優波毱多項上尊者即觀是
誰所作方乃知是魔之所作尊者優
波毱多作是念魔數數壞乱我說法
佛何以不降伏彼觀佛本意欲使優
波毱多而調伏之以是故佛不降伏
尊者觀魔可調伏時至未即知今正
是時尊者優波毱多以三種死尸一
者死虵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此三
種化作花鬘即往魔所魔見歡喜而
作是言優波毱多於我亦不得自在
魔即申頭受其花鬘優波毱多以
三尸結於魔項魔見三尸著項而作
是言豈應捉是死尸著我項許耶尊
者言如此豈不應著花鬘而汝著之
亦如汝不應以死尸結項而我結之
今可隨汝力所作汝今何為而與佛

阿育王傳卷第五 第十張 合

書

子共鬪如大海波浪觸頹梨山魔即
自欲挽此尸却如似蚊子欲移須弥
不能令動魔欲解項死尸亦復如是
魔大瞋恚踊身虛空而作是言我雖
自不能得解脫我諸天足能解之優
波麹多語魔言汝向梵天釋提恒因
毗沙門天向魔醯首羅天婆樓那天
乃至入於大火不能令燒入於大水不
能爛彼諸天等欲解汝縛永不能得
於時魔王不用尊者之言尋至彼諸
天所欲求解縛然諸天等皆云我不
能乃至到梵天所合掌言為我解却
梵天答言十力世尊弟子所作我力
微弱終不能解假使毗嵐猛風不能
吹却寧以藕根懸須弥山欲解此縛
無有是處魔語梵王言汝不能解我
當歸誰梵王語言汝疾歸依優波麹
多乃可得脫如因地而倒還扶地得
起若不歸依則壞汝天上之樂壞汝
名辱尊貴一切諸樂魔見如来弟子
勢力大梵天王猶言語恭敬佛之勢
力何可度量若欲加惱於我何事不
能大悲憐愍故不加惱於我今日始

知如来具足大悲成就大慈得真解
脫我爲無明所盲處處觸惱然佛慈
悲平等未曾惡語加我受梵王語已
即時破除憍慢之心往優波毱多所
五體投地長跪合掌白尊者言大家
汝可不知我欲菩提樹下乃至涅槃
於如來所多作惱乱尊者問言汝作
何事答言昔佛於婆羅門聚落乞食
我掩蔽衆心便不得食佛以不得食
故即說此偈
快樂無著積　身體安輕便　若能於飲食
心不生貪著　其心常歡喜　猶如光音天
復於耆闍崛山化作大牛破五百比
丘鉢唯有佛鉢飛在虛空我更於異
時化作龍形纏縛佛身七日七夜佛
臨涅槃時我化作五百乘車攪濁河
水令佛不得飲略而言之乃至數百
觸惱如来慈愍乃至未以一惡言而
見輕毀汝阿羅漢無悲忍心於天人
阿修羅前毀辱於我優波毱多答言
波旬汝無知見捉我聲聞比度如来
不可以芥子同彼須弥螢火之光等
於日月一滴之水同于大海如来大

阿育王傳卷第五　第十二張　會

吉

悲聲聞所無佛大慈悲故不治汝聲
聞之人不同於佛故我治汝魔言以
何因緣我從忍辱仙人已来乃至成
佛所作惱乱恒見慈愍而不加害荅
言有不善因緣於佛造惡心此罪難
積佛不毀汝所以尒者意欲令我調
伏於汝使汝於佛得信敬心由是心
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佛以是事故
初不曾以一言毀汝是故於汝恒生
悲心佛以善巧方便欲使汝生於信
心由是少信因緣能得涅槃略而言
之汝若於佛生少信心以此信心洗
除昔来數於佛所惱觸之罪悉皆得
滅魔聞是語身心踊躍如迦曇花樹
從根太莖乃至條枝魔王歡喜舉身
毛竪佛為大慈從樹王下乃至涅槃
慈忍於我如父母念子原除我過魔
王於佛法生歡喜心即起合掌白尊
者言汝能使我生歡喜心是汝大恩
今日當為我解是三屍荅言先當與
汝作要然後乃當為汝解之從今日
後至於法盡更不聽汝惱乱比丘魔
言當受尊教復語魔言當更為我

李白

更作一事我雖已見如来法身不見
如来妙色之身為我現佛色身使我
生愛敬心若作此事是名為上答言
我亦先與尊者作要我若現佛身時
汝慎勿為我作礼所以然者如似伊
蘭生樹死為大象之所踐踏尊者言
尒我不礼汝魔言小待我入林中我
本曾作佛形誑首羅長者彼時所作
今為汝作尊者即為解於三屍尊者
憂波毱多作見佛想魔即入林化作
佛身如以彩色畫新白氎作佛身相
看無猒足作佛形已左邊化作舍利
弗像右邊化作大目揵連阿難在後
摩訶迦葉阿㝹樓頭須菩提等千二
百五十大阿羅漢等圍遶侍從以漸
從林而出至優波毱多所尊者尒時
即起合掌諦觀而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佛身為如此乃為無常壞身心極著
作見佛想尊者合掌復說偈言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面色喻蓮花　目淨如明珠

端正過日月　可愛勝花林　湛然若大海
安住如須弥　威光勝於日　徐步踰師子
顧視如牛王　色澤踰紫金　百千無量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勝妙身
然見尚歡喜　況我當不敬
尊者說是偈已觀佛心至忘不憶本
要忽然即時投身五體礼敬魔言尊
者云何違於言要尊者問言違何言
要魔言汝許不為作礼今云何五體
投地而作礼也尊者言我知無上世
尊久已涅槃見此形容如似見佛為
佛作礼不礼於汝魔言眼見汝為我
作礼云何言不礼尊者復言汝當聽我
不違言要亦不向汝作礼如似泥木
造作於天像及佛像敬天佛故而為
作礼不礼泥木我亦如是不勝見佛
心歡喜故便起作礼不以汝想為汝
作礼魔即還復本形礼敬尊者而還
天上第四日魔憶念尊者身自宣令
恩德從天來下欲破貧窮欲生天欲
得涅槃當詣尊者優波毱多所不見
如來大悲說法者亦當詣尊者優波
毱多所摩突羅城中諸人聞尊者優

書

波毱多能調伏魔者耆舊人民數千
万衆皆来向尊者所尊者見衆悉以
聚集即上師子座説種種妙法令百
千衆生得須陁洹道斯陁含道万八
千人出家得阿羅漢道於優留曼荼
山作房廣二丈四長三丈六從我受
得阿羅漢者悉以一枚長四寸籌著
房裏一日之中有万八千籌擲著房
裏尊者如是名稱滿閻浮提皆言摩
突羅國有優波毱多佛記教授坐禪
最為第一尊者商那和修度優波毱
多以法付囑而念自決佛記罽賓國
坐禪無諸妨難牀敷卧具最為第一
涼冷少病尊者商那和修付囑法已
至彼罽賓入於禪定歡喜悦樂而説
偈言

著商那衣服　成就五支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誰不忍風寒　商那阿羅漢
心善得解脱　心得自在慧

尊者優波毱多在摩突羅國優留曼
荼山那羅拔利阿練若處彼山間有
一老虎生於二子老虎不得食尋復
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窮困尊者優波

毱多往到其所以食與之為虎子而
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日日與食與食之時於其耳中為說
此偈是二虎子壽命短促即便命終
生摩突羅國婆羅門家尊者毱多將
比丘往返婆羅門家以漸轉少乃至
獨到婆羅門家婆羅門問言尊者何
為而獨來耶答言我出家人无有僕
從婆羅門言我婦懷姙若生男者當
與尊者後雙生二子尊者毱多往從
索之婆羅門言小待長大然後當與
及年八歲尊者毱多復往從索婆羅
門即以一子與於尊者第二子言可
使我去二子諍去尊者毱多語言此
二子俱應得道婆羅門即捉二子付
與尊者尊者得已度令出家獲阿羅
漢道尊者即便語使採花答言瞻蔔
樹高不能得及尊者語言汝等是天
豈無神足時二沙弥即處空中經行
樹上採花尊者毱多與諸弟子共一
處立諸弟子言此小沙弥乃有是神

付法藏傳卷第三　第七張　命

李古

德子尊者荅言此是虎之二子汝等先言何以與是虎食汝令看是虎子神力諸弟子聞已乃解南天竺有一男子與他婦女交通母語兒言與他交通是大惡法婬欲之道無惡不造聞是語已即煞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獲得心生猒惡即便出家不久受持讀誦三藏經教習徒衆多諸弟子將其徒衆至尊者毱多所尊者知其犯於逆罪竟不與語而作是念犯逆之人無有道果尊者毱多不與語故即將徒衆還歸本處尊者優波毱多有五百凡夫弟子譏嫌和上度摩訶羅三藏法師將諸徒衆而不共語尊者毱多觀見是五百弟子與我無緣於我和上有度因緣即便生心念其和上商那和修以大神力来到那羅拔利阿練若處至毱多房中毱多不在唯有弟子見商那和修著麁弊衣鬚鬢甚長而作是言我和上與如是摩訶羅共之親善三藏法師而不共語尊者商那和修至優波毱多坐處而坐毱多弟子生瞋嫌心欲

毆尊者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如彼須
彌不可移動欲出惡語舌不能轉便
共往至尊者毱多所白言有摩訶羅
比丘往和上卧處坐毱多荅言除我
和上更無有人能坐我座憂波毱多
還房見尊者商那和修頭面著地接
足作礼在前而坐優波毱多弟子念
言今我和上雖復礼拜恭敬其師彼
之所有知見神力不如我和上尊者
商那和修觀優波毱多諸弟子等除
憍慢心不即知其心猶以已和上為
勝尊者商那和修舉手指虛空中得
滿手乳問優波毱多言是何三昧相
尊者毱多入定觀察不知本末即問
師言是何三昧相尊者和修荅言此
是龍奮世三昧優波毱多言我之所
得盡從和上受得唯是三昧我非其
器尊者商那和修語毱多言諸佛三
昧一切緣覺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
切聲聞不識其名舍利弗三昧其餘
聲聞不識其名目揵連所入三昧其
餘聲聞亦不識名我和上阿難所入三
昧我不識其名我之三昧汝毱多亦

不識名我入涅槃如此三昧亦隨我
滅七万七千本生經亦隨我滅一万
阿毗曇亦從我滅毱多弟子知憍慢
心滅作是念我之和上悉皆不如尊
者商那和修於尊者所深生敬重尊
者商那和修隨其因緣爲說聽法皆
得阿羅漢商那和修語優波毱多言
如来以法付囑尊者摩訶迦葉迦葉
便以付囑我和上阿難和上以法付
囑於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此摩突
羅國有善男子名提地迦汝當度使
出家付其佛法即時尊者商那和修
飛騰虚空作十八變便入涅槃尊者
毱多將万八千羅漢供養舍利即爲
起塔

優波毱多因緣

尊者優波毱多在摩突羅國那羅拔
利精舍阿練若處住時北方有一男
子念佛出家讀誦三藏善能說法所
到之處三契經偈然後說法後自思
惟猒惓如此經頌之事欲求坐禪聞
摩突羅國有優波毱多雖無相好教
授禪法最爲第一即到其所合掌白

李白

言唯願尊者教我禪法尊者毱多觀
察此人必應現身獲得漏盡復更思
惟此人今者應教何法而登聖位乃
知其人為他說法當入聖位尊者毱
多語彼比丘曰尒隨我勅當教授汝
比丘荅言唯願奉教尊者語言汝於
今夜宜應為人演說法教比丘即便
作三契唄而欲說法問尊者言當說
何法尊者荅言當說多聞有五事利
益善解諸大善知諸陰善知諸入善
知十二因緣自善解了不從他受悟
三契唄已說法已竟便得阿羅漢毱
多語言子擲籌著窟中充其一數尒
時摩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為天護於
佛法中生敬信心恒樂施與欲入大
海求於珎寶而作是言我今入海安
隱得還當於佛法作般遮于瑟護佛
法神當擁護我即便發引到於寶所
大取珎寶安隱迴還時有羅漢比丘
尼入定觀察彼長者竟為作不觀見
必作重復思惟誰為福田知有一万
八千羅漢二倍學人及以生死持淨
戒者當為福田又觀此衆誰為上座

而是上座為是羅漢為是凡夫知非
羅漢乃至復非須陁洹人乃是淨持
戒人名阿沙羅我若發悟必受我語
即往僧中語上座言上座何不好自
莊嚴上座意解謂嫌鬚長衣服垢膩
即剃鬚髮淨自澡浴比丘尼念言上
座不解我語後日更至上座前亦作
是言何不自嚴飾上座謂為衣色不
正便更染衣而來僧中比丘尼復至
上座阿沙羅前又作是言何不好自
莊嚴上座瞋言我淨澡浴著新染衣
者何不莊嚴比丘尼言此非佛法中
莊嚴佛法得須陁洹斯陁含阿羅漢
是名莊嚴又復問言上座汝聞天護
長者入大海還欲作般遮于瑟不上
座荅言已知又問福田之人可有幾
許汝為知不荅言不知比丘尼言作
福田者純阿羅漢有万八千在學地
人淨持戒者二倍羅漢汝為上座云
何以此有漏之心最初受他供養業
敬上座聞已便欲悲泣比丘尼言何
以悲泣上座荅言我今年老云何能
得得盡諸漏比丘尼言佛法現在今

人得果不擇時節大善丈夫之所讚
嘆但能修行必能盡漏一切時中常
能與果上座今可往鞞羅拔利阿練
若處尊者毱多今現在彼當教授汝
於是上座便往其所尊者毱多即出
迎接以水與之使令洗脚上座言不
見長老優波毱多終不洗脚諸弟子
言此是毱多即時洗脚而入尊者毱
多教化檀越作好飲食洗浴衆僧洗
浴既已優波毱多時使維那打揵椎
作是唱言恭敬解脫羅漢悉入禪坊
時阿沙羅睡不覺唱聲入禪坊入已
復睡衆僧作制其若睡者擎燈供養
時阿沙羅最為上座先在前睡維那
即便捉燈者前而三彈指阿沙羅覺
起而擎燈巡坐供養尊者毱多入火
光三昧万八千羅漢亦皆同入火光
三昧阿沙羅見已歡喜覆自慙愧即
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如龍蟠　咸皆在地敷
定心而端嚴　皆入勝三昧　光明如燈樹
齊形同是人　瞻仰所不及

阿育王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阿育王傳卷第五　第十四張　合

李白